

曾文正公全集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

爲政類

稟祖父母（與英國議和）

孫男 國藩跪稟

祖母大人萬福。金安。九月十三日，接到家信，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，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，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，因感冒致恙，不藥而愈，可勝欣幸。高麗參足以補氣，然身上稍有寒熱，服之便不相宜，以後務須斟酌用之。若微覺感冒，卽忌用此物，平日康強時，和入丸藥內服最好。然此時家中，想已無多，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？若其不足，須寫信來京，以便覓便寄回。

四弟六弟考試，又不得志，頗難爲懷。然大器晚成，堂上不必以此置慮。聞六將來有夢熊之喜，幸甚！近叔父爲嫡母之病，勞苦憂鬱，有懷莫宣。今六弟一索得男，則叔父含飴弄孫，瓜瓞日繁，其樂何如？唐鏡海先生德望，爲京城第一，其令嗣極孝，亦係兄子承繼者。先生今年六十五歲，得生一子，人皆以爲盛德之報。

英夷在江南，撫局已定，蓋金陵爲北咽喉，逆夷旣已扼吭而據要害，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，以安民而息兵。去年逆夷在廣東，曾經就撫，兵費去六百萬兩。此次之費，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，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，不動帑藏者，皆不知的否？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，各處防海之兵，陸續撤回，天津亦已撤退。議撫之使，係伊里布著

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。牛鑑有失地之罪，故撫局成後，卽革職拿問。伊里布去廣東，代弈山爲將軍，耆英爲兩江總督。自英夷滋擾，已歷二年，將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於國威不少損失。然此次議撫，實出於不得已，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，四海晏然安堵，則以大事小，樂天之道，孰不以爲上策哉？

孫身體如常，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。同縣黃曉潭薦一老媽吳姓來，因其妻凌虐婢僕，百般慘酷，求孫代爲開脫。孫接至家住一日，轉薦至方夔卿太守處，託其帶回湖南，大約明春可到湘鄉。今年進學之人，孫見題名錄，僅認識彭惠田一人，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？謝寬仁、吳光照取一等，皆少年可慕。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，不知卽黃星平否？孫每接家信，常嫌其不詳，以後務求詳明，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，不妨寫出，使遊子如仍未出里門。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，幸甚敬請。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餘容後呈，孫謹呈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）

稟父母（盤查國庫巨案）

男國藩跪稟

無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因身子不甚壯健，恐今年得差勞苦，故現服補藥，預爲調養，已作丸藥兩單。考差尙信，大約在五月初旬。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，此近日所僅見，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，茲將摺稿付回。三月底盤查國庫，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，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，皆革職分賠，查庫王大臣亦攤賠，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。湖南庫查御史有石承藻、劉夢蘭二人，查庫大臣有周系英、劉權之何凌漢三人，已故者令子孫分賠，何家須賠銀三千兩。同鄉唐詩甫、李杜選陝西靖邊縣，於四月廿一出京。王翰城選山西冀寧州知州，於

五月底可出京，餘俱如故。男二月接信後，至今望信甚切。男謹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）

稟父母（具摺奏請日講）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福安。潘男

三月十五到京，十八日發家信一件，四月內應可收到。潘男十九日下園子，二十日卯刻，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。西陵在易州，離京二百六十里，二十四下午到，廿五日辰刻致祭。比日轉身，趕走一百廿里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，申刻到家，一路清吉，而晝夜未免辛苦。廿八早覆命，數日內作奏摺，擬初一早上具摺。因前奏舉行日講，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，切實呈奏也。

廿九日申刻，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，內六弟一信，九弟二十六之信，並六弟與他之信，一并付來，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，合家平安。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，男等內外不勝欣喜！手諭云：『起程要待。潘男秋冬兩季歸，明年二月，潘男仍送二大人進京云云。』男等敬謹從命，叔父一二年內，既不肯來，男等亦不敢強。潘男歸家，或九月，或十月，容再定妥。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，堂上大人不必懸念，餘俟續稟。（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）

致諸弟（具奏言兵餉事）

澄溫植洪四弟左右：三月初四發一家信，其後初九日，予上一摺，言兵餉事。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，恐現在彼中者，不堪寄此重託，特放賽中堂前往，以予摺所言甚是。但目前難以舉行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，待粵西定後，再行辦理。賽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著，此行應可迅奏膚功。但湖南逼近粵西，兵差過境，恐州縣不免藉此生

端，不無一番蹂躪耳。

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，向予借銀二十兩，既係姻親，又係黃生之姪，不能不借與渠。渠言到家後，即行送交子家，未知果然否？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，並礪砂膏藥，茲付回眼藥百筒，膏藥千張，交魏亞農帶回，呈叔父收存，爲時行方便之用，其摺底付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，想有信交劉午峯處；昨劉有信寄子彥，而澄弟書未到，不解何故？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。澄弟去後，吾極思念，偶自外歸，輒至其房，早起輒尋其室，夜或遣人往呼。想弟在路途，彌思我也。書不一一，餘俟續具，兄國藩手草（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）

致諸弟（進諫說破驕矜）

澄侯溫甫子植，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四月初三日發一家信，厥後摺差久不來，是以月餘無家書。五月十二摺弁來，接到家中一信，乃四月一日所發者，具悉一切。植弟大愈，此最可喜！京寓一切平安，癰疾又大愈，比去年六月，更無形迹。去年六月之愈，已爲五年來所未有，今又過之，或者從此日退，不復能爲惡矣。皮毛之疾，究不甚足慮，久而彌可信也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經文題，必有忍，其乃有濟，有容德乃大，賦得濂溪樂處，得焉字。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，敬陳聖德三端，預防流弊，其言頗過激切，而聖量如海，尙能容納，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？余之意，蓋以受恩深重，官至二品，不爲不尊。堂上則誥封三代，兒子則蔭任六品，不爲不榮。若於此時，再不盡忠直言，更待何時？乃可建言，而皇上聖德之美，出於天衷，自然滿廷臣工，遂不敢以片言逆耳。將來恐一

念驕矜，遂至惡直而好諛，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。是以趁此元年新政，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，使聖心日就兢業，而絕自是之萌。此余區區之本意也。現在人才不振，皆謹小而忽於大，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，欲以此疏稍挽風氣，冀在廷皆趨於骨鯁，而遇事不敢退縮，此余區區之餘意也。

摺子初上之時，余意恐犯不測之威，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。不意聖慈含容，曲賜矜全，自是以後，余益當盡忠報國，不得復顧身家之私。然此後摺奏雖多，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。此摺尙蒙優容，則以後奏摺，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。諸弟可將吾意，細告堂上大人，無以余奏摺不慎，或以戇直干天威爲慮也。

父親每次家書，皆教我盡忠圖報，不必繫念家中。余敬體吾父之教訓，是以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。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，償家中舊債，卽一心以國事爲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於意中。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余卽未往赴考。侍郎之得差不得差，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。上年己酉科，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，瑞常、花沙納、張芾是也。未考而得者亦三人，靈桂、福濟、王廣蔭是也。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，不考者三人，是日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論，詩題樓觀滄海日，得濤字。五月初一放雲貴差，十二放兩廣、福建三省，名見京報內，茲不另錄。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，詩亦工妥，應可一得以救積困。

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，自是我邑之福。余下次當寫信與之。霞仙得縣首，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。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，又送錢至我家，求請封典，義不可辭。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，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，不知尙可辦否？當再向吏部查明，如不可辦，則當俟明年四月升耐恩詔，乃可呈請。若并升耐之時，推恩不能及於外官，則當以錢退還。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，言目前不克呈請，須待明年六月，乃有的信耳。

澄弟河南漢口之信，皆已接到，行路之難，乃至於此。自漢口以後，想一路戴福星矣。劉午峯、張星垣、陳穀堂之

銀皆可收，劉陳尤宜受之，不受反似拘泥，然交際之道，與其失之濫，不若失之隘，吾弟能如此，乃吾之所欣慰者也。西垣四月廿九到京，住余宅內，大約八月可出都。此次所寄摺底，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，不妨鈔送共閱，見余忝竊高位，亦欲忠直圖報，不敢唯阿取容，懼其玷辱宗族，辜負期望也。餘不一一，兄國藩手草。（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）

致諸弟（詳述辦理巨盜及公議糧餉事）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八月十七日，接到家信，欣悉一切。左光八爲吾鄉巨盜，能除其根株，掃其巢穴，則我境長享其利，自是莫大陰功。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，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。現在刺軍程公特至湖南，卽是奉旨查辦此事。蓋恐粵西匪徒窮竄，一入湖南境內，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。左光八一起，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，然我境辦之，不可過激而生變。現聞其請正紳保舉，改行爲良，且可捉賊自效，此是一好機會。萬一不然，亦須相機圖之，不可用力太猛，易發難收也。

公議糧餉一事，果出通邑之願，則造福無量。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，則我家萬不可出力，蓋虧空萬六千兩，須大錢三萬餘千，每都畿須派千串，現在爲此說者，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，爲此急公好義之言。將來各處分派，仍是巧者強者少出，而討好於官之前，拙者弱者多出，而不免受人之勒，窮鄉殷實小戶，必有怨聲載道者。且此風一開，則下次他官來此，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，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，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，反覺無辭以謝。若相援爲例，來一官幫一官，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。凡行公事，須深謀遠慮，此事若各紳有意，吾家不必攔阻，若吾家倡議，萬萬不可。

且官之補缺，皆有呆法，何缺出輪何班補，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，澄弟在外多年，豈此等亦未知耶？朱公若不輪到班，則雖幫墊虧空，通邑挽留，而格於成例，亦不可行。若已輪到班，則雖不墊虧空，亦自不能不補此缺。間有特爲變通者，督撫專摺奏請，亦不敢大違成例。季弟來書，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，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，恐亦不盡然也。曾儀齋若係革職，則不復能穿補子，若係大計休致，則尚可穿。

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，余閱其書，不勝欣喜。凡人無不可爲聖賢，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，吾弟誠有志於此，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。此外各書，能讀固佳，不讀亦初無所損。可以爲天地之完人，可以爲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。匪但四六古詩，可以不看，即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，而不看亦是無妨。但守小學遺規二書，行一句，算一句，行十句，算十句，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。

季弟又言願盡孝道，惟親命是聽，此尤足補我之缺憾。我在京十餘年，定省有闕，色笑遠違，寸心之疚，無刻或釋。若諸弟在家，能婉愉孝養，視無形，聽無聲，則余能盡忠，弟能盡孝，豈非一門之祥瑞哉？願諸弟堅持此志，日日勿忘，則兄之志可以稍釋，幸甚幸甚！書不一一，餘候續具。男國藩手草（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以勤字報君以愛民二字報親）

季弟左右：膺此鉅任，深以爲懼。若如陸阿二公之前轍，則貽我父母羞辱，即兄弟子姪，亦將爲人所侮，禍福倚伏之幾，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，及各省之督撫將帥，天下似無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，以愛民二字報吾親，才識平常，斷難立功，但守一勤字，終日勞苦，以少分宵旰之憂。行軍本擾民之事，但刻刻存愛民之心，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，此兄之所自矢者，不知兩弟以爲然否？願我兩弟亦常常

存此念也。

沅弟多置好官，遴選將才二語，極爲扼要。然好人實難多得，弟爲留心采訪，凡有一長一技者，兄斷不敢輕視。謝恩摺今日拜發，寧國日內無信，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，可危之至。（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）

致九弟（暫緩奏祀望溪）

沅弟左右：望溪先生之事，公私均不甚愜。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，將生平履歷，某年中舉中進士，某年升官降官，某年得罪，某年昭雪，及生平所著書名，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，一一臚列，不作影響約略之詞，乃合定例。望溪兩次獲罪，一爲戴名世南山集序，入刑部獄，一爲其族人方某署名逆案，將方氏響族編入旗籍。雍正間始准赦宥，免隸旗籍。望溪文中所云：『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。』今欲請從祀孔廟，須將兩案歷奉諭旨，一一查出，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，恐有嚴旨礙眼者，易于駁詰。從前入祀兩廡之案，數十年而不一見，近年層見迭出，幾於無歲無之。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，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。茲甫及一年，若遽違新例而入奏，必駁無疑，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。

望溪經學，勇於自信，而國朝鉅儒，多不甚推服。四庫書目中於望溪，每有貶詞。最後皇清經解中，并未收其一冊一句。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，亦不稱其經說。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，國藩少年好之，近十餘年，亦別有宗尚矣。國藩於本朝大儒，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，經濟則宗陳文恭公。若奏請從祀，須自三公始。李厚菴與望溪，不得不置之後圖，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。（咸豐十一年六月廿九日）

致季弟（長江釐卡太多）

季弟左右接家書，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，何以一病不起？想係外感之證。弟向來襟懷不暢，適聞此噩耗，諒必哀傷不能自遣。惟弟體亦不十分強壯，尙當達觀節哀，保重身體。應否回藉一行，待沉弟至三山夾，與弟熟商再行定奪。

長江數百里內，釐卡太多，若大通再抽船釐，恐商賈裹足，有礙大局，擬不批准。荻港釐局，分設爲數無多，擬批令改於華陽鎮分設。爲數較多，弟之所得較厚，又於外江水師，無交涉爭利之嫌，更爲妥善。諸囑保重，至要至要。（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籌辦粵省釐金）

季弟左右：覆奏朱侍御一疏，定於五日內拜發，請欽派大員再抽廣東全省釐金，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，專濟蘇浙杭皖四省之餉，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，勝於江西釐務也。此外實無可生發，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，秋冬當漸優裕。

馬隊營制，余往年所定，今閱之，覺太寬而近於濫，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。然業已久行，且姑仍之。弟新立營頭，卽照此辦理，將來裁減，當與華字順字兩營並裁，另行新章也。

上海派洋船來接少荃一軍，帶銀至十八萬兩之多，可駭而亦可憐！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，以順輿情。三月之內，陸續拔行。其黃昌岐水軍，則俟三四月之交，遇大順風，直衝下去。弟到運漕，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。（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）

致九弟（抽本省之釐稅）

沅弟左右：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，甚善甚善！惟稱欲過江，斜上四華山紮營，則斷不可。四華山上逼蕪湖，下逼東梁，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，則我軍無勢無趣，不得不退回北岸矣。

弟軍欲渡，總宜在東梁山以下，采石太平一帶。如嫌采石下形勢太寬，即在太平以上渡江，總宜奪金柱關，佔內河江面爲主。余昨言妙處有四：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，二曰水師打通涇縣寧國之糧路，三曰蕪湖四面被圍，四曰擡船過東梁，可達蘇州，尤妙之小者耳。

又有最大者，金柱關可設釐卡，每月進數五六萬，東壩可釐設卡，每月亦五六萬。二處皆係蘇皖交界，弟以本省之藩司，抽本省之釐稅，尤爲名正言順。弟應從太平關南渡，毫無疑義，余可代作主張，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。西梁上下兩岸，從三山起，至采石止，望弟繪一圖寄來，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）

致九弟（當大事宜明強）

沅弟左右：來信亂世功名之際，頗爲難處十字，實獲我心。本日余有一片，亦請將欽篆督篆，二者分出一席，另簡大員。吾兄弟常存兢兢業業之心，將來遇有機緣，即便抽身引退，庶幾善始善終，免蹈大戾乎？

至於擔當大事，全在明強二字。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，其要歸於思必明，柔必強。弟向來倔強之氣，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。凡事非氣不舉，非剛不濟，即修身齊家，亦須以明強爲本。巢縣既克，和含必可得手，以後進攻二浦，望弟主持，余相隔太遠，不遙制也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）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

服官類

致諸弟（喜述大考升官）

諸位老弟足下：三月初六巳刻，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，余心甚著急，緣寫作俱生，恐不能完卷。不圖十三日早，見等第單，余名次二等第一，遂得仰荷天恩，賞擢不次，以翰林院侍講升用。格外之恩，非常之榮，將來何以報稱？惟有時時惶悚，思有補於萬一而已。

茲因金竺虔南旋之便，付回五品補服四付，水晶頂二座，阿膠二封，鹿膠二封，母親耳環一雙。竺虔到省時，老弟照單查收。阿膠係毛寄雲所贈，最爲難得之物，家中須慎重用之。竺虔曾借余銀四十兩，言定到省即還。其銀二十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，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，以六兩爲四弟季弟衡陽從師束脩之資，以四兩爲買漆之費，即每歲漆一次之謂也。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，賢弟接到銀後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。此次竺虔到家，大約在五月節後，故一切不詳寫，待摺差來時，另寫一詳明信付回，大約四月半可到。賢弟在省，如有欠用之物，可寫信到京。餘不具述，兄國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）

稟祖父母（報告升侍講）

孫男 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三月初六日，奉上諭於初十日大翰考詹，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。孫初聞之，心甚驚恐，蓋久不作賦，字亦生疎。向來大考，大約六年一次，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，僅滿四年，萬不料有此一舉。故同人聞命下之時，無不惶悚。

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，初十日卯刻進場，酉正出場，題目另紙敬錄，詩錄亦另謄出，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，告病不入場者三人，病愈仍須補考。在殿上搜出夾帶，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，其餘皆整齊完場。十一日，皇上親閱卷，二月十二日，欽派閱卷大臣七人，閱畢擬定名次，進呈皇上欽定。一等五名，二等五十五名，三等五十六名，四等七名。孫蒙皇上天恩，拔取二等第一名。湖南六翰林，二等四人，三等二人，另有全單。十四日引見，共升官者十一人，記名候升者五人，賞緞者十九人，升官者不賞緞。

孫蒙皇上格外天恩，升授翰林院侍講，十七日謝恩。現在尚未補缺，有缺出即應補。其他升降賞賚，另有全單。湖南以大考升官者，從前雍正二年，惟陳文肅公一等第一，以編修升侍講。近來道光十三年，胡雲閣先生，二等第四，以學士升少詹，並三人而已。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，而升官與之同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孫學問膚淺，見識庸鄙，受君父之厚恩，蒙祖宗之德蔭，將來何以爲報？惟當竭力盡忠而已。

金竺虔於廿一日回省，託帶五品補服四付，水晶頂戴二座，阿膠一斤半，鹿膠一斤，耳環一雙，外竺虔借銀五十兩，即以付回。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，寄面信裏，皆寫銀四十兩，發信後，渠又借去十兩，故前後二信不符。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，若六弟九弟在省城，可而交。若無人在省，則家中專人去取，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，亦妙。今年考差，大約在五月中旬，孫擬於四月半，下園用功。孫婦現已有喜，約七月可分娩。曾孫兄弟並如常，寓中

今年添用一老媽，用度較去年略多。此次升官，約多用銀百兩，東扯西借，尙不窘迫，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？若其已來，開銷不可太多。孫十四引見，渠若於廿八日以前報到，是真邯鄲報，賞銀四五十兩可也。若至四月始報，是省城僞報，賞數兩足矣。但家中景况不審何如？伏懇示悉爲幸！孫跪稟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）

稟祖父母（報告考差信）

孫男
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號信，係三月初一發。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，係四月十八發的，具悉家中老幼平安，百事順遂，欣幸之至。六弟下省讀書，從其所願，情意既暢，志氣必奮，將來必大有成，可爲叔父預賀。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，今年又已半年，不知日力如何？下次信來，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，大考喜信，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？

孫自今年來，身體不甚好，幸加意保養，得以無恙。大考以後，全未用功。五月初六日考差，孫妥當完卷，雖無毛病，亦無好處。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，經題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，詩題賦得角黍，得經字，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。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，每人分卷廿本。傳聞取七本，不取者者十三本，彌封未拆，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，所黜何人，取與不取，一概進呈，恭候欽定。外間謠言，某人第一，某人未取，俱不足憑，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。亦有真第一而不得，有真未取而得差者，靜以聽之而已。同鄉考差九人，皆妥當完卷。

孫在京平安，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。前所付銀，諒已到家。高麗參目前難寄，容當覓便寄回。六弟在城南，孫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。黃正齋生糧船來，已於六月初三到京，餘容後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）

百

稟祖父母（報告補侍讀）

孫國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，^孫等叩頭遙祝，寓中客一席，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。初七日皇上御門，^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，所遺侍講缺，許乃釗補升。侍講轉侍讀，照例不謝恩，故^孫未具摺謝恩。今冬京中未得厚雪，初九日設三壇求雪，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，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。十一日即得大雪，天心感召，呼吸相通，良可賀也！

^孫等在京平安，^曾孫讀書有恆，惟好寫字，見閒紙則亂畫，請其母釘成本子。^孫今年用度尙寬裕，明年上半年尙好，至五月後再作計較。昨接^曾興仁信，知渠銀尙未還，^孫甚著急，已寫信去催，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？同鄉京官皆如故，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。

荆七自五月出去，至今未敢見^孫面，在同鄉陳洪鐘家，光景亦好。若使流落失所，^孫亦必宥而收恤之。特渠對人言，情願餓死，不南回顧，此實難處置。^孫則情願多給銀兩，使他回去，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。望大人明示以計，俾^孫遵行。

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，至今未再得信，^孫甚切望。嚴太爺在京引見，來拜一次，^孫回拜一次，又請酒，渠未赴席。此人向有狂妄之名，^孫已亥年在家，一切不與之計較，故相安於無事，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。^孫謹稟。（道光二

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）

致諸弟（喜得會試房差）

四位老弟足下：三月初六日，蒙皇上天恩，得會試分房差，卽於是日始閱卷。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，至廿三日頭場卽已看畢，廿四看二三場，至四月初四皆看完。各房薦卷，多少不等，多者或百餘，少者亦薦六十餘卷。余薦六十四卷，而惟余中卷獨多，共中十九人，他房皆不能及。十一日發榜，余卽於是日出闕，在場月餘，極清吉。

寓內眷口，大小平安。出闕數日，一切忙迫，人客絡繹不絕。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，余寄有紋銀百兩，高麗參一斤半，書一包，內子史精華六套，古文辭類纂二套，綏寇紀略一套，到家日查收。別有壽屏及筆等項，尙未辦齊，待郭筠仙帶回。十四日新進士覆試，題君子喻於義，賦得竹箭有筠，得行字。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，因一切不便，故邀來在余寓住。

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，內有祖父親叔父手諭，及諸弟詩文並信。其文此次僅半日，忙不及改，准於下次付回。四弟之信，所問蓋寶、牟寶、庠寶、輩兄弟，皆從昌黎遊，去年所寫牟尼，實誤寫尼字也。汪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，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。郭筠仙、翬臣兄弟，及馮林堂，俱要出京。寓內要另請先生，現尙未定。草布一二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。今日上半年，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，交朱嘯山，大約六月可到。孫國藩手草（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）

致諸弟（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）

四位老弟足下：初二早，皇上御門辦事，余蒙天恩，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。次日具摺謝恩，蒙召見勤政殿，天語垂問，共四十餘句。是日同升官者，李菡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，及余共三人。余蒙祖父餘澤，頻叨非分之榮，此次升官，尤出意外。日夜恐懼修省，實無德足以當之。諸弟遠隔數千里，必須匡我之不逮，時時寄書規我之過。務使累世積德，不自我一人而墮，則庶幾持盈保泰，得免速致顛危。諸弟能常進箴規，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。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，勿謂家有人作官，而遂敢於侮人，勿謂已有文學，而遂敢於恃才傲人，常存此心，則是載福之道也。

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，而湖南尤甚，蕭史樓既得狀元，而周荇農壽昌去歲中南元，孫芝房鼎臣又取朝元，可謂極盛。現在同鄉諸人，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，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，將來省運必大盛。

余身體平安，惟應酬太繁，日不暇給，自三月進闈以來，至今已滿兩月，未得看書。內人身體極弱，而無病痛，醫者云：『必須服大補劑，乃可回元。』現在所服之藥，與母親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黑薑方略同，差有效驗。兒女四人，皆平順如常。

去年寄家之銀兩，將次寫信，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，詳實告我，而至今無一字見示，殊不可解。以後務求將賬目開出寄京，以釋我之疑。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，茲另開一單，煩弟逐一條對，是禱。兄國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）

稟父母（勿入署說公事）

男國藩跪稟